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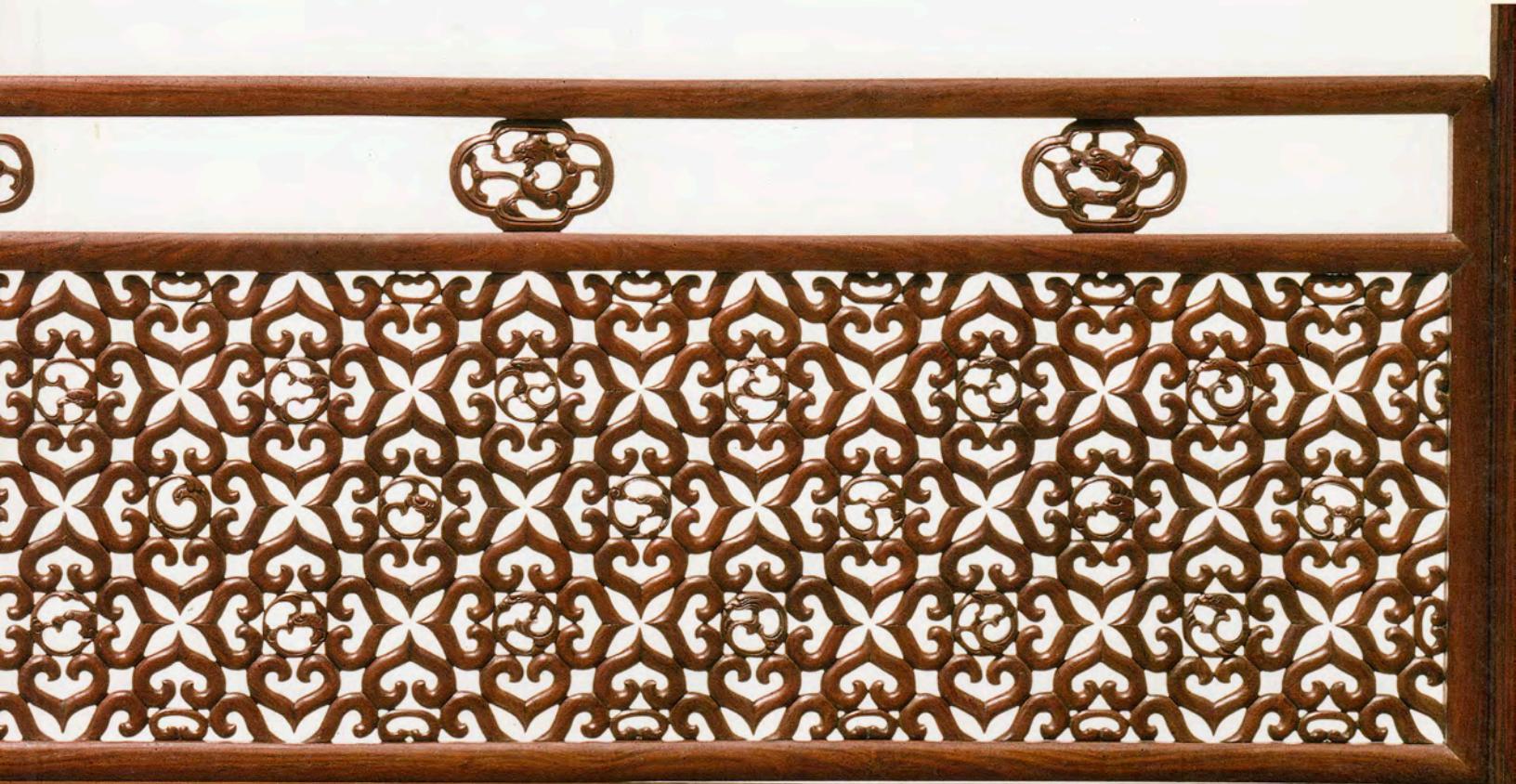
簡約雋永—明式黃花梨傢具精品

Elegant Simplicity—Fine Ming-style Huanghuali Furniture

中國嘉德2010秋季拍賣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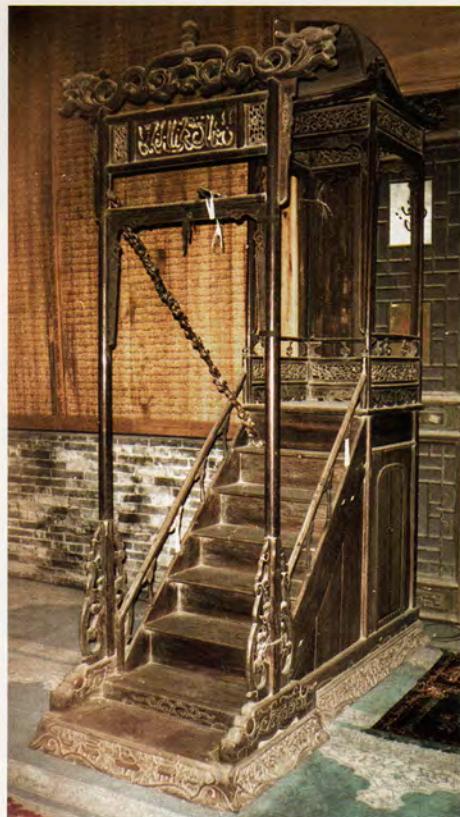
China Guardian 2010 Autumn Auctions

2010年11月21日 / November 21, 2010



一件北做黃花梨架子床

柯惕思



(圖三)

1995年，有一位香港行家通知我們他有一張非常好的架子床。但是當時沒有數碼照片，無法立即看到床的樣子，所以只能等快遞將照片寄送過來才能看到。一周之後，我在照片中看到了那張完美獨特的床。只可惜我們博物館已經有了兩件架子床，而且當時我們基本上已經停止收藏。最後此床被一位香港朋友收藏。直到今天，我還保留着那套床的原始照片（圖一）。

每當看到這組床的照片時，就讓我想起在西安清真寺內看到過與之風格類似的床。那是在1991年，我第一次來到中國，西安清真寺的伊瑪姆帶着我們參觀了幾件廟中的黃花梨藏品，其中包括了一對帶腳踏交凳（圖二）、一個祈禱用的臺子（圖三）及一件架子床（圖四）。

因為這幾件家具的風格與紋飾都是一致的，由於其中包括了一個伊斯蘭教用的祈禱臺，所以我們猜想這些家具都是在當地制作的。但是有個疑問就是這個想法與當時“黃花梨家具都是江南製造”的理論有些矛盾。僅僅過了幾年之後，就有人發現並證實黃花梨家具的產地十分廣泛，其中包括了中原地區的山西、陝西與河南地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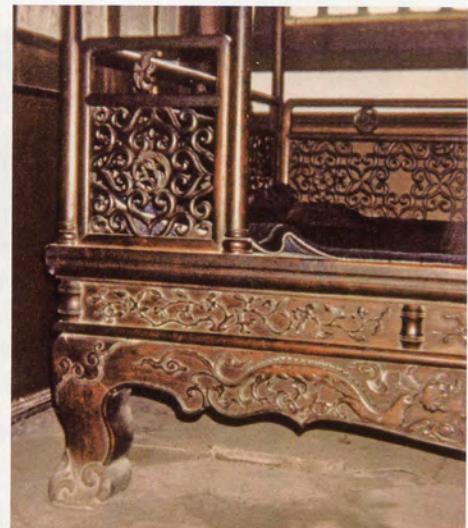
清真寺裏那張豪華的明式床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其雕工自然有力，線條流暢極具神韵，攢接的圍欄好似綿密的錦绣，并保存了原始的清水皮殼。在之前二十年中，我曾見過不少帶竹節矮老高束腰的床，這是一種常見的架子床樣式。但是在同樣的類型中，這張床屬於其中的上品。看到香港那張穠華艷麗的床時，就好像看到了在西安清真寺裏那張的姐妹床。1995年的時候，香港那張床的原始清水皮殼還在，跟清真寺的那張非常之像。

盡管這張床的樣子不是高束腰的款式，但兩者整體的感覺却極為相似。尤其相似的是它的攢接圍欄上的錦绣紋飾，而且比清真寺的那

張圍板紋飾更濃密。圍欄中的雲頭花都是四葉紋飾，中間包圍着一個螭龍環，並且每一條螭龍都有各自獨特的形態。

早在漢代之前就已有四葉形圖案紋飾出現，並且這種圖案與傳統伊斯蘭紋飾看起來很像，其意思代表了四方之萬物；加上中間的環飾，就代表了五行之五方。這種的連環圖案代表了恒久與永遠。床正面嵌着經過巧匠透雕的圍板，門左右的圍板上有一個鼎形壽字在五朵卷蓮中——其同樣代表了永恒的含義。上端的眉板雕刻着代表吉祥之意的花鳥圖案。配着床架的榻座厚重而樸實（圖五），上架子雕工華麗，下底座造型樸實，其寓意了陰陽和諧。易經中陽下陰上之泰卦也象征着平安。

此床的設計概念象征着“本固枝榮”，完全符合中國床文化的思想。人們對傳統家具都有其最基本的理解。往更深一步地去探索，將能够發現其中所蘊含的深邃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。



(圖四)



(圖二)

2620

明

黃花梨簇雲紋馬蹄腿六柱式架子床

這張架子床正背兩面的雕飾完全相同，都是精打細磨，每個角度都是看面，俗稱“四面看”。這種做工的傢具應陳設在寬大的廳堂偏靠中間的位置，如此方能盡情觀賞。

此架子床裝飾樸華艷麗，紋飾極具神韻。柯惕思先生在前文已有贊美，此處不再贅述。此架子床的掛沿透雕螭龍夔鳳和吉祥花鳥圖案，龍鳳圖案同時出現在架子床的掛沿上，此為僅見之孤例。

此黃花梨六柱式架子床選料精良，用材厚重，仔細觀察其紋理可見是出自同一棵樹木，古時有“一木一器”之說，然能用如此巨料制器，已非物力能求。此床之用料可謂千年一遇。

明式黃花梨傢具發展到巔峰時期，設計者和工匠的藝術修養已相當成熟，對木材的理解和加工手法已出神入化。由此可以斷定，這張黃花梨架子床應出現在黃花梨傢具最鼎盛的年代，是有相當的社會地位和財富的權貴階層使用。這一點毋庸置疑。

A HUANGHUALI SIX-POSTER CANOPY BED WITH LATTICEWORK RAILINGS

Ming Dynasty

222 cm. (87 $\frac{3}{8}$ in.) high; 252 cm. (99 $\frac{1}{4}$ in.) wide; 156 cm. (61 $\frac{3}{8}$ in.) deep

估價待詢

競投本件拍品，需辦理特別競買號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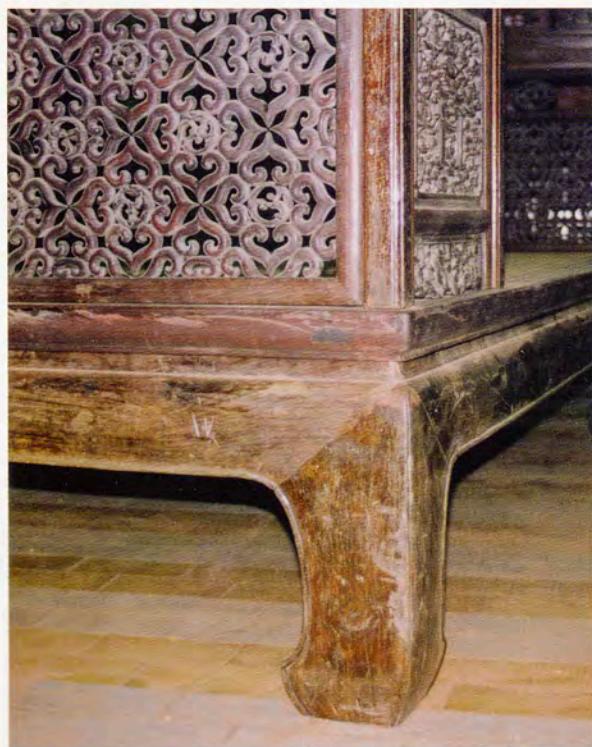




[2620](主視)



(圖一)



(圖五)





[2620](側視)